水

□陈继明

格尔木在哪儿?妻子问。

我笑着说，反正不在伊拉克。

当年，刚到格尔木的时候，我给父母写信，也是这么说的：格尔木不在伊拉克，在中国的青海，在青藏高原的腹地……

那是1999年年底，我19岁，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后到了青海的省会西宁，集训了几天后又到了格尔木。一个从来没出过远门的南方小伙，从海拔200米一下子跳到海拔3000米，从零上20度一下子降到零下30度。

怎么是这种口气?

我可不想诉苦，我只打算给新婚的妻子讲一个关于水的故事，今天中午，我们吵了一架，因为水——从格尔木复员回到南方后，我才发现，我带回来一个奇怪的毛病：双手不能沾凉水，一碰凉水，从食指到小拇指，相互挨近的那一面，准会生出密集的水泡，奇痒无比，找过很多医生，用过很多药，终究没能治好，于是，一个从小在海边长大的人，竟不能下海游泳，更不能洗冷水澡。总得洗脸洗手吧，却只能用热水。热水倒不缺，水龙头里有，只是先要放一会儿凉水，才出热水。我在格尔木养成了痛惜水的习惯，不愿把凉水白白浪费掉，要用盆子接下来，搁在一边，另作他用。妻子就笑话我："半盆水值几分钱！"我说："不是值几分钱的问题。"妻子借题发挥又说了很多话，我不由自主竟生了气，而且冲着她喊出了一句半通不通的话："你根本不懂得水！"

格尔木是连接西藏、新疆、甘肃的战略要塞，是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，是西南边防的战略支撑点，是内地通往西藏的重要门户，有"旱码头"之称，又有"兵城"之称，解放军四总部、兰州军区、武警和空军，在这里的团以上驻军有几十个，主要承担整个西南边防的物资保障和西藏方面的输油、通讯、运输等任务。新兵集训结束之后我被分到了某气象连，我们的驻地距离格尔木市又有100公里，海拔接近4000米，在沙松乌拉山和博卡雷克塔格尔山之间，一个遍地牦牛的地方。

"你说什么?"

"我说你根本不懂得水。"

"水有什么懂不懂的?"

"你就是不懂。"

"你是说水的分子式H_2O吗?"

"跟分子式没关系。"

"那……是什么?"

我不想再和她费口舌了，总之我在生气，真的在生气，生很多人的气，我认为，太多的人不懂得水，水，实在不是人人看见的那个样子，也不是它的分子式H_2O，不是关于它的任何一种具体而微的描述，甚至不可以称之为"水"——这个简单的称呼，在我看来刚好显示了人们对……"水"这种物质的漠然。

我相信我是懂水的。

"格尔木"，意为"河流密集的地方"。可是，我们气象连所在地十分缺水，没有河流，也打不出井，最近的一眼泉在10公里外的山沟沟里，我们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：昆仑泉。昆仑泉的水量并不大，一拳头那么粗的水，从石缝里似乎使了很大劲才挤出来，带着一种与完全不相称的彪悍力量抗衡的意味，带着些许看不透的精灵的气息，在近旁一个人工开掘的涝坝里聚集起来，再被人们一担一担地挑走。我喜欢站在高处，远远地看着它，用我的脸、我的眼睛感应到它富有弹力的温柔，进而，一个来自大海边的南方小伙心里的孤独和埋怨，便立刻化为乌有！而它的白，是真正的无与伦比的白，微微带一点青蚕的颜色，像白的灵魂、白的结晶，和藏族同胞手中的白哈达，和通体白亮的白牦牛，和终年不化的山尖积雪，气脉相通，成为整个昆仑山上的第二种阳光。

"我有点懂了。"妻子说。

"你懂什么了?"我故意问她。

"懂水了呀。"

"你还是不懂。"

"讨厌！"

"听完这个故事，你才有可能懂。"

"那就快讲吧。"

我们连里就我一个南方人，他们叫我"广东扁头"，我的头明明是圆的，广东人也不一定都是扁头！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把所有的南方人都叫扁头，诸如"南京扁头"、"上海扁头"，大概和我们把北方人叫"北方佬"一样。有一次我还悄悄问过一个战友："为什么叫我扁头?我的头又不扁。"他指着我的脑门，笑着说："你的头不扁，但是，你脑瓜里的想法扁，每天要洗一次澡，睡觉前还要洗脸，还要刷牙，连辣椒都吃不了，说话的声音扁声扁气！"原来如此！他们倒是不扁，一周甚至一月才洗一次澡，睡觉前不洗脸、不刷牙，饭菜又咸又辣，说话粗声粗气！那我宁愿是"广东扁头"。

可是，我想扁，有条件扁吗?刚才说了，我们气象连的驻地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地方，遇到旱年，就更是水贵如油，哪有可能一天洗一次澡?没过几天，我就和北方佬们一样"圆"了，一周洗一次澡，一次只用半桶水，睡觉前洗脸刷牙的习惯也不要了，早晨洗过脸的水，要留下来，澄清后次日早晨接着洗脸，第二次洗完还是不倒，要积攒在一个大桶里，澄清后用来洗车洗脚洗衣服……而这，和附近的村民相比，已经算是够奢侈的了。对村民们来说，半碗水，已经够一家人洗一次脸了。旱象最严重的时候，战友们相互枕在对方的肚皮上——你猜在干什么?在听肚皮下隐隐传出的流水声……那声音似乎很遥远，在十万八千里之外，却又特别真切，像缩小版的完整的海洋……就那么听一听，全身的皮肤立刻就会变得湿润舒服起来，令人禁不住有种被娇宠的感觉。

"这次我懂了。"

"真懂了?"

"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浪费水了。"

"不浪费水，还不一定懂。"

"那怎么才算懂?"

"你接着听吧。"

有时候，昆仑泉是十里八乡共同依赖的惟一水源，包括我们气象连。当兵半年后，连部把开车运水的任务交给了我，连长说："这样，你就可以每天跳进昆仑泉里洗一次澡了。"我知道连长在开玩笑，我怎敢把自己的臭身子跳进圣湖般的昆仑泉里呢?再说，昆仑泉里的水温度很低，冬天再冷也不会结冰，夏天再热也砭人肌骨，我这个怕冷不怕热的广东扁头，哪有胆量直接跳进泉水里?不过，无论如何，我喜欢这个和水有关的任务。这个任务真是独一无二。一辆专门用来拉水的农用车，车厢里载个能盛五立方水的黑皮囊，早出晚归，一天一趟。10公里路不算远，可是车不能直接开到泉边，最后还有几百米窄窄的小路，只能步行，得用铁皮桶把水一担担挑上来，倒进皮囊里。满满20桶水才可以把大皮囊喂饱。但是，一开始我只挑得起两半桶水，这样至少要来回跑20趟。我还没说那几百米小路是什么样子——虽然不是天梯，但也陡得厉害、弯得厉害，空手走个来回都气喘吁吁，别说挑着水。附近村民多数是用驴驮水的，驴背上挂两个塑料桶，人跟在后面就行了。而我，如果弄一头驴来，回去的时候，就只好把驴扔下了。

穿过林地 佚名 摄

说到这儿，妻子推起我的衣袖，看我肩膀，说："吹吧，怎么没磨起老茧?"我说："你别急呀，听我讲完。"

其实，以前在家里也挑过东西，只是没挑过水。挑水和挑别的东西是很不相同的。因为，水总会晃动，左晃右晃的，像两个淘气鬼在两边故意拉扯着你，让你磕磕绊绊。不过，学会挑水并不难，桶里的水不能不摇晃，你就设法顺着它，水面上搁两片树叶，树叶在水面上荡来荡去，就减轻了水的晃动，又可以把眼看要扑出去的水花巧妙地挡回来，像两只神奇的小手，总是在关键的时刻，不经意地拦一下、牵一下、拌一下……接下来，你要和水的摇晃处在同一个节奏里，你其实在暗暗借着它的力前行，顺着它、从着它、哄着它，这样你就会觉得轻松了许多，几乎减去了一小半分量，虽然在走，却有飘的感觉。当然，同时你还在控制它，不让它晃得太厉害、太离谱，一旦超过限度，你就会栽跟头，甚至有可能跌入悬崖。另外，走路时要把全身的重心落在双腿上，每一步都要走踏实，一步一步要交待清楚，双脚落地要稳，离地要疾，跨出的步子，要大小适中。等挑水的技术越来越娴熟，挑水便是一件很有美感的事情了，那种捷足如飞的感觉真的很舒服，有姿有味，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像一个抒情诗人，一个把走路变成诗的诗人……

"骗人。"

"你不相信?"

"无论如何，肩膀上会落下老茧的，三年，又不是三天！"

"你就不能耐心一点吗?"

"还有吗?"

刚才说的，只是学会了挑水，可是，无论如何，肩膀受不了，没过几天，两个肩膀，包括后肩部，都红肿起来了，摸一把都疼痛难耐，别说把一担水压上去！然而，我是一个军人，我不能撂挑子，也不能叫苦，我更不想让他们把我这个广东扁头看扁了。某一天半夜，我突然想起了战友的话："你的头不扁，但是，你脑瓜里的想法扁！"那么，我能不能想办法来一个"技术革新"?能！完全能！那一瞬间我脑瓜里立即冒出一个点子：做一个背袋式的东西，上面加一根长如扁担的木棍，下面加一根短木棍，中间由两部分相联结，后面是一块约一尺宽、两尺长的加厚的帆布，前面是两条可以跨在肩上的布带子，总体上很像学生背在身后的大书包，不同的是，上面的木棍起了扁担的作用，却不用放在肩膀上或后肩上，而是横在肩膀以下的部位，底下的短木棍更是作用非凡，抵在屁股上方，令整个家伙处在一种稳定的不会上下游移的状态，前面的带子和后面的帆布又一前一后拉着劲儿，这样，一担水的重量就恰如其分地被分解到全身各处了！

我激动得几乎等不到天亮了。出完早操，吃罢早饭，我没急着上路，而是赶制我的新发明，没用一个小时就做好了，当时就盛了两桶水，在营房院子里试验，哈哈，非常成功！果不其然，肩膀被解放了，两只手也闲了，可以伸出去，轻轻抓住两边的绳子，减少水的摇晃……战友们看了，直夸我聪明，说："到底是南方人！"

"就这样，当了三年兵，挑了三年水?"

"是呀，当了三年兵，挑了三年水。"

"你不是气象兵吗?"

"没学多少气象知识，铸造了一副铁骨般的身体。"

"傻瓜，他们那是欺负人呢。"

"别瞎说，第二年，连长打算把我换下来，我不干。"

"你为什么不干?"

"我喜欢，喜欢和水在一起。"

"那么可怜?"

"怎么可怜了?"

"一个南方人，在北方，为了和水在一起，天天挑水、拉水……"

"没你说的那么简单。"

"有多复杂?"

"说起来也不复杂。"

把饥饿的皮囊一点一点喂饱，然后载着它奔驰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，你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由于满满一皮囊水，四处的岩石都变得柔和了。天色原本是冰冷而又寂廖的，因为有了圆鼓鼓一皮囊水而变得温情脉脉了。在人烟稀少旱情严重的荒山上，我会故意把车开得很颠，让皮囊里的水声更响亮一些。你想想，荒原上连一只鸟都难得一见，如果不刮风，就安静得叫人毛骨悚然，于是，皮囊里的水声，噼噼啪啪的，如同用吸音筒捕捉到的近距离音效，在靠近我耳孔的地方响。有时候，皮囊里的水声会引来渴极了的野牦牛，或三五成群，或一只两只，一概是通体雪白，像成堆的夏云，大团大团地向水车滚来，挡在水车前面，一动不动。野牦牛常常会野蛮地掀翻水车，把一车水喝尽了，再扬长而去。我也遇见过两三次，所以，每次遇到野牦牛，我总是客客气气地放几桶水出来，让它们喝个够。渴极了的野牦牛饮水时咕噜咕噜的，声音极为清脆，极为典雅，是我听过的最动听的声音，比任何音乐都动听。而且，牦牛们饮水的姿势实在好看，长长的脖颈总是以45度角斜探下去，用桃红色的大舌头舔着水，一卷一卷的，轻松地把水送入喉咙；又似乎，水是有听觉的，听到牦牛们悄声说："请跟我来！"便自觉地很有秩序地脱离了地球引力，流进牦牛喉咙……听说牦牛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哺乳动物，特别耐寒、耐饥、耐渴，而白牦牛更是极为珍稀，青藏高原上的极个别地区才有，数量不超过五万头。除了野牦牛，还有家养的牦牛，家养牦牛则温顺得多，而且也更有灵性。

这时，我把当兵时拍的一些照片拿出来，让妻子看，其中就有多张和白牦牛的合影，"好白啊！"妻子赞叹，我说："除了好白啊，再没别的话了?"她说："从来没见过这么白的白。"我说："这么白的白！这话倒不错！"

那是我在格尔木当兵的最后一年，那一年旱情也最重，连续200多天没见雨雪，气象连的每一个战友都觉得对不住大家，好像恶劣的天气是我们造成的。好在昆仑泉里的水仍然很旺，始终不增也不减。我每天拉水的次数由一趟变成了三趟，天不亮就出去，天黑透才回来，后两趟是无偿送给附近一个村庄的。

那天傍晚，我拉着第三趟水往回赶，经过那个容易遇到野牦牛的山脊时，已是暮色如织了，四周的黑影正急速联合起来，成为一种很厚重很有豪华感的东西，我心里念叨，全村的人等着用水，可千万别遇上牦牛啊！可是，刚拐过一个急弯，便看见一头牦牛——好在只是一头，斜斜地堵在路中央，身体冲着道路另一侧的雪山，面部却弯过来冷冷地冲着我，眼神极度忧郁又极度坚定；是一头乳房干瘪的老母牛，照例是一身雪白，不过，那妖娆的雪白之内似乎锁满了坚硬的黑暗！而那张脸，像整个昆仑山在半秒钟内浓缩而成的横断面，半是阴影半是雪山的寒光，轮廓相当分明，散发出一种荒凉而又灼热的美感，让我分不清这将是一场小小的灾难还是一次难得的奇遇?我故意打响喇叭，看它有何反应。它却纹丝不动，依旧忧郁而坚定。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踩住刹车，提上水桶去后面，放了半桶水，回来搁在它面前。我闻到了一种浓郁的酸腐味。那是干旱的日子里所有活物身上都会发出的气味。在我的近距离注视下，母牦牛缓缓地垂下了头，却没有进一步垂下去，舌头显然还没有碰到水，就犹犹豫豫地停下了，几秒钟后竟然重新抬起了头，把头侧向另一边，粗声吼叫了一声，接着又是一声，令我一阵恐慌，我深信将有一大群牦牛狂奔而来，一场可以想象的浩劫在所难免。可是，从坡下趔趔趄趄走上来的，不过是一头羊羔一样的小牦牛，像刚出生的模样，摇摇摆摆，弱不禁风。它在母牦牛身后小心地站住了，如在梦中，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。等母牦牛微微闪开身子，它才怯生生地走过来，立在水桶面前，乏乏地看了我一眼，右前蹄自然地迈开半步，缓缓低下头。随着细细的咕噜声，我似乎看见一个朴素的小花园，那里面正沙沙作响，有许多嫩叶复生、小花苏醒……小家伙贪婪地一口气把半桶水喝干净后，才抬起湿漉漉的小嘴寻找自己的母亲。我准备再放满满一桶水给母牦牛时，却见母牦牛已经掉头离去，缓缓移动的身影，是一种佯装平静的样子……

呼兰人家

□曹明霞

庆山每天都到呼兰河打水，人吃，饮马，洗衣，浇灌。呼兰河是老天爷给大家挖好的一口井，当地人也叫这儿"南绠"。呼兰河边的人家儿靠这河水过日子，日本人用"南绠"流送木材。冬天从山上伐下来，春天河开了，木材顺流而下，像一群群拥挤的羊。庆山的三叔是摆弄木材的好手，当地人也叫他"赶羊的"。

河边有一片小树林，庆山把马拴到一截光秃的树桩上，那截树桩历史悠久，赶车的拉山汉拴过牛，占山的土匪拴过马，抗日义勇军画过暗号，日本侵略者还在树桩上绑过三叔。庆山自从给多襄井家喂马，第一次来到这根树桩前，他的心脏有一会儿就像被人捏在了手里，半天都不撒开。三叔被绑那天，是一年前，庆山14岁。三叔上山去拉柴，带了干粮，咸菜，回来的时候，被日本宪兵队截住了，说他"通匪"，给山上快饿死困死的游击队送吃的。三叔解释说那些干粮、咸菜，都是自己吃了，"拉一天的柴，能不垫补垫补吗?"

日本兵就问："脚上的乌拉鞋，也垫补进肚子里去了吗?"

三叔上山时还穿着大胶皮乌拉，现在他的脚上只绑着两块树皮和乌拉草。身上的棉袄也没了，腰上只围着装干粮的更生布袋子。三叔想了想，说，"让土匪给劫了，他们冷，没穿的。"

那个日本兵就狞笑了，他说支那人，撒谎的不会。胡子劫你，他为什么不要你的车，不要你的牛，只要你一件破棉袄的干活?还有胶鞋?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时令。说着他一回身划拉了一下河水，说河面都化了，冰排的没有，山上的胡子需要给养，他们会自己下来抢。缺衣少吃的，只有地窨子里的那些游击队！他们快被我们困死啦！

寒冷，潮湿，山上的游击队员腿脚都变了形。日本人不剿匪，拼命剿共。那些吃生米吃雪水的孩子，三叔见了，不能不心疼。很多战士，也只有十五六岁，他们和山子差不多大。他们的念头是，打跑了小日本子，让家园得安宁。三叔愿意自己少吃一口、少穿一件，尽一点力。

三叔不认为这是"通匪"。

"你的，良心大大的，坏！坏死啦！"日本兵说，说完，围着三叔狐疑地转了一圈儿，说噢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赶羊的，会放羊！春天木排被一层层放掉，就是你干的吧，肯定是你。你在帮助游击队！说完，他双手向后一摆，两个宪兵就把三叔绑到树桩上了。日本兵再一挥手，单手挥，其中一个人到河边用钢盔舀了一兜河水，另一个上去掰开了三叔的嘴，他们强行给三叔灌下去。冰冷的河水灌得三叔直伸脖儿，眼睛也半天翻着白。取水的宪兵替日本兵问："说不说?说了游击队的地点，带我们上山，你送给养一事，可以免罪。"

"天天晚上放羊也是你干的吧?交待！"日本兵说。

三叔打了几个空嗝，又翻了半天白眼，缓一会儿，才捯上来气儿。他说，太君，你们就是整死我，灌死我，我也说不出游击队藏的地。土匪窝儿我倒是知道个大概，你们要敢去找他们，我领你们去。

日本兵踢了三叔一脚，他知道三叔在羞辱他们。他说嘴硬，再来！说着一摆手，那个宪兵又去舀来一钢盔水，灌下。又一摆手，又一兜儿。当日本兵第五次摆手的时候，三叔的嘴、鼻孔、眼睛、整个头发，都开始流水了，像一件淋湿了的衣裳，滴滴答答。如果不是绑在树上，三叔一定会瘫散下来。庆山当时正跟三婶在家中的院里剥苞米，多襄纯子跑进来，气喘吁吁："山，山，快去，河边，你家，叔，灌凉水了。"

庆山前头跑，三婶踮着小脚拎着烟袋后面追，他们到了河边，三叔都睁不开眼睛了，绑绳已经松开，多襄井站在旁边跟日本兵说话，他说他可以证明，三叔是个良民。三叔长年到他家打酒喝，没有不法行动。

三叔嘴角冒着粉色的泡沫，一吐气儿一圈泡儿，他没有力气说话。庆山上去架起三叔，三婶小脚，使不上劲，看热闹的人没人敢动手。多襄井掏出了一块钱，让旁边的一个壮汉帮着把三叔背回了家。

躺在炕上的三叔三天都水米不进，嘴角只是向外嗝血沫儿，找来郎中，他号了脉，听了胸，说肺和支气管都灌破了，人完了。

三叔咽气前，告诉了庆山那个树桩，树桩北十步远的洞。

三叔的丧事买不起棺材，是多襄井出钱，发送了三叔。他的条件，是庆山到他家帮佣，他家是开酒坊的，每天需要大量的水。他喜欢庆山的能干。

庆山是在三婶的烟袋锅儿中，成为一个能干的小伙子的。庆山从小没娘，一出生是"立生儿"，母亲在他的立生中大出血而死。半年后，瘦得皮包骨的他，父亲看他可怜，去刚开河的水面打鱼，想给他熬鱼汤补补。父亲不谙水性，刚开河的呼兰河面冰排锋利，戳破了橡胶轮胎，父亲连同轮胎像一砣湿泥，在河面上打几个圈儿，就陷入冰窟了。三婶收留他那天，用烟袋锅儿指点着他，说："山子，你小子命硬。你妨死了妈，又妨死了爹。以后，还指不定又妨谁呢。"

现在，三叔也死了，还不到40岁。三婶哭号，她痛骂日本鬼子，也咒庆山是个妨人精，讨债的。骂够了，哭完了，日子还得过，三婶子一天都离不开她的烟袋锅，饭没吃饱行，烟不能离了口。三婶的烟袋锅儿杆儿比胳膊还长，烟锅儿是铜头儿的，轮圆了刨一下，够庆山半天直不起腰。庆山就是这样成长为一个有眼色、能干活的好劳力的。

到多襄井家干活，邻居说他是小汉奸，他叔都让日本人用河水灌死了，他还给日本人出力。庆山自从给多襄井家挑水喂马后，家里的生活有了改善，弟弟妹妹都上得起学了，三婶的烟袋锅儿也没灭过。庆山每天在多襄井家吃两顿饭，还给家里省了粮食。就是庆山的穿衣，也比原来整齐了不少。日本人的翻毛皮鞋，比棉乌拉轻便，跟脚。但是隔一段，庆山的翻毛皮鞋就被河水冲走了。有时回到多襄家，他的衣服也见少，也说在河边饮马时，不慎冲走。

庆山拴好马，看看四下无人，他把咸菜疙瘩、饼子，都捆好一包，塞到了那个树洞里。当他埋上树枝，站起身，又觉得那一点吃的，实在太少了，只怕一个人吃都不够。庆山又脱下他的翻毛皮鞋和上身的一件衣服，再次打开树洞，塞了进去。他今天有个约会，往树洞里放吃的，半年多了，从来没见过取东西的人。昨天，树洞里有了个小纸条，纸条上告诉他，今天午后，他饮完马，那个人将带他一同上山，见见同志们。

"同志"两字，让庆山脸红了。他一个喂马的，好像还不敢担当。按着纸条上的嘱咐，他看完就浸泡在河水里变成纸浆冲走了。巨大的秘密让庆山感到了沉重，心里有事儿，他在早饭的时候，还木讷痴呆，举止异常，打碎了一个碗。多襄井没有责备他，他说不吃了，多襄井还给他多塞了两张饼。

"山"，多襄纯子叫了一声，已站在了他身后。庆山脸都吓白了，心脏又像看到树桩那天，被人捏住了一样。庆山是胆儿小的人，从小没爹娘，三婶的烟袋锅儿又威力无比，三叔是那样死的，这些，都一次次吓破了他的胆。他第一次往树洞里放吃的东西，站起身时发现裤子都湿了。

三婶叮嘱过他，别学三叔，别惹那个骚了，日本子狠如豺狼，咱惹不起。那些拿枪的都干不过他们，咱老百姓，手中啥也没有，惹他们送命干啥?

庆山觉得三婶说的有道理，自从民国叫了满洲国，日本人来了，他每当听到"日本子"仨字，就像听到狼来了、野猪来了，浑身的汗毛都是竖着的。去多襄井家干活，别人喊他小汉奸也好，冲他吐唾液也罢，他只求个平安，弟弟妹妹，还有三婶子，大家在一起，别再出人命。

一次偶然，他夜晚喂马时，听到多襄跟一个日本军人的谈话，他们说的是日语，庆山不能完全听得懂，但他知道了大概：那个军人是日本共产党人，他痛恨他的国家，他有一车弹药，想送给游击队。他准备舍身成仁。

多襄井当时的表情，庆山不能完全懂。

第二天，这件新闻震动了国内外，庆山听说，那个日本军人不但把一车弹药送给了义勇军，自己又携带余下的，回到了日军营，在自己身上引爆了……

这件事很多人困惑，包括当地的日本人，都说那个军人神经错了乱。庆山倒觉得眼前像打开了一扇窗户，他再看多襄井，不是帮佣的乖顺，而是有点像那天晚上的那个日本军人。庆山没读过书，他理不出什么家国天下，想那个日本军人所作的一切，只冒出两个字儿：英勇。

"英勇"冲击着他的胸膛，让庆山慢慢有了胆量。

多襄纯子问，"山，你每天，都在给山上的人，送吃的，对吗?"

庆山两手拍拍，说我捉蛇呢，一会给你烧蛇肉吃。边说边向河水走去。

纯子跟过来，说我看到了，你在往树洞里塞吃的，今天早晨的饼。

庆山站到河水中了，纯子也蹚进来。庆山知道纯子喜欢他，为了讨他的喜欢，纯子不嫌庆山的妹妹，玉敏每天脸都洗不净，头上净是虱子。三婶不抽烟时，会搬过玉敏的脑袋，两手掐着捉虱子，捉到后扔到嘴里，咯嘣一声。纯子看了眉头皱得像吃了苦瓜。

纯子看到他的秘密了，会告发吗?庆山相信她肯定不会。可是，如果她一不小心说漏了嘴，自己是不是也会像三叔一样，被河水灌死?此时，如果把她摁进水里，不让她抬头，是不是一切就解决了?庆山为自己的念头心脏又疼了一下，他对着空气晃了晃头。

庆山还想起去年放河灯时，也是这样站在水里。庆山一下放了三盏，他希望爹能收一盏，娘能收一盏，三叔也收一盏。在当地，七月十五放河灯，给死去的亲人照还魂之路，让他们尽早托生。庆山当时想，父亲和母亲如果再来人间，他们能找到三叔的家吗?他们变成了人，是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?他们管我叫什么?大家成了弟弟、妹妹?这样想着，庆山眼里有了泪水。纯子也托着一盏，她说她是放给她姥姥的。在日本，老人活到60岁，就要自己到后山去死，给后代人腾地方。因为饭不够吃、地不够种。"姥姥是自己走到后山的。"纯子说。庆山想，一个人活得好好的，要自己去死，比起被别人杀死，心情会有什么不同呢?那天他们都说到了亲人的死，心口的痛。看来疼痛的感觉是一样的，不分日本人还是支那人。

眼前的纯子，是一枚危险的炸弹，等一会儿那个放纸条的人来了，他们中，不定哪个人会死。庆山想到这儿，他的眼里蓄满泪水，想劝纯子回家。纯子的父亲，多襄井是个好人，他也许和那个日本共产党人一样，在帮助中国人。庆山我不能对不起他的女儿，庆山这样想着，再次劝纯子回去，纯子说，"山，我今天来，是——"正说到这儿，三婶颠着小脚儿向河边跑来了，她大呼着，烟袋杆儿当成了拐棍，她说山子，快跑，快逃命吧，那个日本子，带人来了，后边还跟着狼狗呢——三婶一屁股坐在了沙滩上，她的身后，是小脚锥出的弯弯曲曲的坑儿印。

庆山愣在那里，哪个日本人？他心里疑问着。纯子摇着他的胳膊，说快跑，是我爸爸，我爸带人来的。他一直在放长线，想把山上的人一网打尽……

三婶对着河水数落，这天杀的日本鬼子们，他们害了我老头儿，又来害我侄子，我这一家人哪，可让他们害苦啦——纯子帮庆山打起马，马一跃四蹄向深山纵去，后边的子弹像飞镖，把一串串树叶打落。